



退耕錄卷之十二

天台陶宗儀



唐南陽樊宗師字紹述所撰絳守居園池記艱

深可奇怪讀之往往味其句乃能讀况義乎

哉

韓文公謂其文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此

記則誠然矣

宋王晟劉忱嘗為解釋今不復有偶得溧陽

不復之異乎

趙仁舉字伯昂箋註本句分字折詞理燠然  
因書其句傳其句讀以便披覽云有在末解  
者又須觀全官全註可也點法

○為句其文為讀記曰絳即東雍雍去聲

○為守理所為去聲

○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稟參所今切

○陶唐與遺風餘思思去聲晉韓魏公之相

剝割

○世說揔其土田土人

○今無蹉切交雜擾

○宜

○得地形勝馮水施法

○豈新田又藁猥不可居

○州地或自有具廢州字或屬人因得附

為奢儉

○將為守悅致平理與與平聲益侈心耗物

害時與與平聲自將失敦窮華

○終披夷不可知

○痺繩音痺 繩也 繩 孤顏

○河屈上音下切 下玄武踞

○守居割有北

○自甲辛苞大池泓

○橫硤旁

○潭中癸次

○木腔暴三夫

○餘或屬上 延王沫珠

○子午梁貫亭曰泖漣

○虹蜺雄雌

○穹鞠觀時忍 礙胡 隈音 島音 坻音 池音 淹

○委平聲 莎莫 靡莫 縵音 蘿音 蕃音 翠音 蔓音 紅音 刺音

担拂綴

○南連軒井

○陣中湧白香

○承守寢雜 眸音 思

○西南有門曰虎豹

○畫左虎搏補 立

○万力千氣  
○底發 音音

○瓠匿地

○努力肩腦口牙快抗

○電火雷風黑山真震將合

○右胡人鬚  
○黃帝 於元累力追切

珠  
○丹碧錦襖

○東南有亭曰新

○身力囊鞞楯縮 士切 白豹玄班

○飲距  
○掌胛

○意相得  
○前令 音 曰槐

○有槐負 虛器切 護  
○霽鬱蔭後頭

○可宴可衛  
○又乘騫渠曰墾月

騫音  
軒 又東騫力角池

○研雲曰拍 音士  
○有拍蒼青官士

○擁列與槐朋友  
○峽 鉏音 陰治色

○北俯渠  
○憧憧來

○渠泱泱綠池西直南折廡赴

剖級面面  
○巽膈 疑作問

○黃原瑛天

○汾水鈎帶

○白言謁

○行且良間

○遠岡青索

○可四時合奇士

○近樓臺井間點畫察

○可四時合奇士

○觀雲風霜路雨雪  
○所為声發生收

歛賦歌詩

○正東曰蒼塘

○導瀕西湊望

○光文切鏤

○隋合讀曰鏤

○黎深撓撓

奴孝收穷

○正北曰風隄

○乘携左右

○提執北回股努

○帶徒計換刀計蹴

墉

○渠御歆池

○南楮搢

○景

○恠孀

○蛟龍鈎牽

○室龜灵窟

薄猛切一

文之章

○陰欲

呼合切

墊

都念切人呼

煙漬霽取桃

李蘭蕙

○神君仙人衣裳雅

○可會脫赤熟

○西北曰鰲

○豚音原

○開台呼來儲

○虛明茫茫

○鬼眼傾耳

○可大客旅鍾鼓樂

○提鷓挈路

○脩音弼也池豪渠

○憎乖憐園

○正西曰白浜

○會鳥外切深憐黎

○素白雪舞百侑

○水翠披

○瞰虛郭切千幅

○迎西引東士長崖

○挾橫埒埒字音

○日卯酉或作樵途隲

徑幽委

○虫鳥声無人

○風日灯火之

○晝夜漏刻詭旋莫毀切

絢化

○大小亭館也渠間

○走池隄上亭後前

○陣東墉

○如連山群峯擁

○地高下

○如原隰隄谿聲

○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

○鑿高

○槽絕

○竇壩

○為或作池溝沼渠瀑眾音眾潺終出

○汨汨

于筆切音非

街街畦町阡陌間

○入汾

○巨樹木

○資士悍

○水阻

阻將預切

宗族盛

茂

○旁蔭遠映

○錦繡交菓枝香

○院麗上下可通絕

他郡

○

○

○考其臺亭沼池之增

○蓋豪家王才侯襲以其意相勝

○至今過客尚往未有措可創起處

○余退常吁

○後其能無音不同

○卑有不音否補連者

○池有於踢

○及

當作反

者推文安

掛薛襲文安三人發士築臺為招

○幾平聲附於汚宮

○水本於平軌

○病井鹵生物瘠

○引古



○沃漸人便 ○幾婦於河渠

○為附於河渠則可 ○嗚呼

○為汚於汙宮其可

○書以薦後君子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又本見亦註

解者不着姓名所分句讀与前畧有不同

處併附于此絳某即東雍為首理所作一

世說某土田某士人某宜某得地形勝某

自將失墩窮章某俾緡孤顛某阿僣玄武

曰某守居

割其北某自甲辛苞大池某泓橫硤旁作一

潭中

癸次木控作一瀑三丈餘作一

子午梁某泓虹蜺雄雌穹鞠觀作一

靡縵某南連軒井某博某在畫虎搏立某方

力千氣互發作一

羸匿地某電火某雷風某右胡人某翳某黃

幣纍珠某丹碧錦襖某身刀某囊某鞞某禍

某縮某白豹玄班某飲距掌胛作一有槐負

護霽作一何鬱陰某渠决决某緣池西某

直南折廡赴某擁列某與槐朋友某墜隅間

某白言謁行神井某郵某其畫更魁之某

且良間某遠岡青榮某近某可四時人奇士

某觀雲某風某霜某露某雨某雪某所為發

生收歛某正東曰

蒼塘躡瀕西湊望作一向瑤翻碧漱某正北

曰某安焉

風隄乘携左右作一

隄執北田股努端披蹴墉作一向某飲不前

南楯楹某景恠燭某蛟龍鈎牽某烟漬霽聚

某開咭儲某虛明茫茫某堤鵬某絮鷲某瞰

唧千幅某迎引西東某日卯酉樵途隍徑幽

委

蟲鳥声 晝夜 大小亭館

池渠間 間作去 走池隄上

亭後前輦乘墉作一 為池溝沼渠瀑

深每字

如連山郡峯某擁地

高下一作

鑿高槽一作

絕竇壙一作

汨汨街街某町畦阡

陌每某

間入汾一作

水祖宗族茂盛一作

廟蔭遠映某錦繡交菓枝香畹某麗絕地群

一作

考其臺亭沼泚之增某後其能無菓有不補

建者一作

句作一

池有於煬及者雅文安一作誅此本多病

井涵某生物瘠某引古沃漸一作一人便幾附

於河渠一作

今觀寺削未為籌置涵園中名曰

廁籌北史

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揚愔為

相使進廁籌然則情所進者豈即此與按說

文廁清也從戶則声韻初更切間也雜也次

也園也居高臨垂邊曰廁高岸夾水曰

前史記大倉公傳暨奉劔從王之廁汲黯傳

踞廁見之注如淳曰廁音則謂牀邊據牀視

之云溷廁也廁牀邊側漢書注如淳曰廁溷

也文宣王書也

孟康曰廁邊側也

今師古曰如說是矣

仲馮曰廁當以孟說愚意古者見大臣則禦

空為起夫

武帝固以奴隸待青亦不應踞溷溷而見之

然

漢文居灞地臨廁使慎夫人鼓瑟注

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即此推之則凡廁者

皆取其在兩物間為義又到都傳賈姬如廁

有野彘入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亦恐非

是溷之溷也如劉安別之傳謫守都廁三

年

莊子庚喪桑篇適其偃註偃屏廁也屏廁則

以偃溪儀禮既夕禮甸人築坎隸人温廁

寒廁寒廁者

萬石君傳達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澣洒注

孟康曰廁行清愉行中受糞函也至於晉侯

食變脹如廁陷而卒安民之書

趙襄子如廁執豫讓高祖鴻門會如廁召樊會等及如廁見相人金

日碑如廁擣奔何羅秦入怪怪車買車

范睢佯死置廁中李斯如見鼠之限

陶侃如廁見朱衣黃敦如廁食棗主

劉寔誤入石崇廁

郭璞被髮廁上劉空和廁上置香炉沈慶之

夢鹵薄入廁中之

崔浩焚經投廁中錢義廁神李赤廁中鬼前

之

曠盟孔鯉於廁曹植或露預入廁之類則其

溷園矣

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

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

柳枝京柳枝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

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  
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人  
之号

扶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受其風物  
秀麗將結數椽為息所郡人

陸宅之居仁嘗往訪焉秀頗不己禮貌因其  
請作募緣疏遂為撰之

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万人喝

債一筆咸勾試問他

濁酒狂歌爭似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  
陷人員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窮

今日點開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  
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  
尖追歡買笑掉頭不顧三島客談元論道檮  
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  
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亭過行雲紙帳  
梅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

截明月影椰子瓢

常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

揚老子經文發可打譚不離機鋒課嘴僚牙

長存道眼燒香非尋偶披鶴披星月拜下禮

拜成茅居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馮車雲霄上

追尋

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

洗臉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廳步虛

別是宮商靜為誇七真堂寔殿添上箇小孫

姑

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

王母不此尋常鉤子曾輕老大鉗鎚百鍊不

回方夫難敵壽昔微通一笑白面即爭與纏

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

入夢朝雲暮雨也

須撒等閒

秋月春風若教了團蒲上工夫便可到達臺

中境界肯

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神仙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耳还你得道者

多取看琳宮宝殿日月光暉愛人者

磬金鏡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迹傳

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由遂宵遊然文雖新奇固近於俳視縻德君子有間矣而其惟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文真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

行稱一日有獻馬鞍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

鐵簡按靴取之則得王善持示夫人將酬以

弊

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

也

苟無此心焉用為王悟承還之

秦州人袁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

士辰紅巾壓境兄弟父母逃避至中途



兄念妻子不致辭母歸惟弟與母借居田舍  
後城陷其一房尽遭殺戮弟之妻子獲免乘  
乘間奔避逃適夫父婦子相會時傳為孝行  
所感

杭州行金玉府通副提督羅國器

世榮郡人也

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按具吏請引決  
羅曰耶日自始思憐羅器王首羅內語  
吾聞其新娶若責之勇姑舅必以新婦不利

口舌之餘不測擊焉

姑置勿問後或再犯重以加懲治可也可為  
之焉

夫羅職在造作耳

尚能知此而受命之寄者則反貪墨奇慘惟  
以鞭扑立威為務哀哉

諺云三代仕宦孝不得著衣吃飲按

魏書文帝詔羣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  
長者知飲食古已有此語

呂仲實 思誠

貧浙西憲同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習李詎  
唱者

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  
法不許

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  
宜不唯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歐  
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  
當受之

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  
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  
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  
質米於人

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

典却春衫辨早厨老妻何必何更踣  
有醋堪燒菜囊里先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  
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  
弟春風到草廬後果及弟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  
望山脚橫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  
濤所困而傾覆遂呼云事見魚不胡安  
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  
人以詩  
括之曰午未未申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  
午朔望一般論此晝候也  
初一日初午未初二日未初十五日如初一  
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

漢東宣伯聚先生昭嘗作浙江潮候圖畫說

元云

大東而江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  
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執然也浙江之口  
有兩山焉

其南曰龔山其北曰

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渚  
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

江也

發乎號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渾回  
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坳怒不拽則奪  
而上齊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  
者

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它江之可同也原  
其消長之故者曰

天河激涌曰地機翁

張揆莠立之者曰依陰而附陽曰

隨日而應月應地志濤經言殊肯異胡可得

而一哉

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

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

月有盈虛潮有起伏胡盈於朔望虛於兩弦  
息於朏朏消於朏朏而大小準焉

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  
書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

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拆  
木河漢之津也

朔望之後天地之变故潮於大餘日寒暑之  
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  
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

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  
數可推毫釐不爽斯而大小準焉可同也  
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之  
乎

杭之為郡扼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  
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

為要津焉

而其行止之淹連無不畢聽於海潮汐者或  
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  
墊底滯故不可以不知之謹也

某承之茲郡屬兵革未弭之

秋信使之往東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

陲警急必告之曰

謹候潮汐毋操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  
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

得四時潮後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  
于其陳也母其也又自也然不也也  
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  
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  
而預防之意云

此說博極之羣書羣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  
論潮汐者莫蓋能過之矣因併錄之  
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  
郭氏有姿見之者無不嘖之稱賞李心慕側

焉

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没處李分其往戍

卒  
遂出行既而日至卒家日計調之

郭氏毅然莫犯經半載夫歸具以白為屬所  
轄岡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  
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行  
脫走訴于縣捕繫寃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

罪死縣

極於伶園中從耳邑之惡少年  
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  
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戶業績紆以資衣食  
人不敢一至其家以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  
卒棄其姓名者至尤有意於  
郭氏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  
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  
決罪囚者棄報知奉

且謂曰汝或可治我與為一兄弟萬不保汝  
之

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終入八九歲耳  
奚以依顧我尚未取寧肯俾為我室乎若我  
然之事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棄遂可

今

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棄押獄性  
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

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

生乎

既歸持二幼婦泣而言曰汝夢行且死孀死亦存旦夕我兒無所恃終必死於肌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

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母仍以似嬌癡為也

天苟有知使汝成之立歲能以卮酒敬奠父母則

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斷語意抱

母而號引裾不肯身

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

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

餘數

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

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而不能語

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家家執作



為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也相別垂泣  
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之  
乎

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有見者  
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  
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又下為申達上同  
仍表

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  
丙戌

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卒之  
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蓋此以誓不取  
要之乎

畢教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韶亂之歲見育宮中  
嘗觀先後閱書法  
數軸將搨以賜

潘令郎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  
之多衰以錢牙軸紙羅縹云  
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代玳瑁軸

者云...  
是梁氏舊跡楷書每匣可二十餘卷別有一  
小匣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此  
誓

黃庭松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匣出靜否

卷云尚有不知其機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  
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畫金壁  
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  
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

聖駙馬武延秀久踐勇庭無功於此徒聞言  
王之迹強效空持時呼

薛稷鄭愔及平一詳其善惡謫人隨事答稱  
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漆軸黃麻紙縹

習題云南陽書軍人

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者時后太宗御筆  
於後題之嘆夫大官隨筆對林然語子

其推易召及考之書死着筆特健藥作云特  
健藥恐是侵梓誤耳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  
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  
還家又花蓋夫大宮詞種得海柑綫結子乞  
求自過於君王請其書合各報或太宗御筆  
暨陽之南門橋軍人

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脾素兇狠無賴嘗言  
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  
故限入骨髓每思有以為報而未能一夕宿  
火瓦缶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晝

師

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窓窺之見  
張前行而殤畧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  
窺之則

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道小焉

吳其驚恠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且往叩

張

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  
欲燬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寃之相報无有了

時遂棄火歸他无見也吳乃告以其詳  
張大感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即捨俗出  
即捨俗出家人又咸稱之曰

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中五年之後則  
可事也

昔真州巨商每歲販粥至挾杭時有挾姑布子  
之

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故門掌如  
市商方坐下坐忽指之曰

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  
逃商數即戒

程時八月之初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  
天大號商問焉

答曰妾之初作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每  
買鷄鵝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於妾然後持  
贏息易柴米餘資及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  
偶遺失所由本錢非惟飲食之計無所措亦  
必被箠死寧自沉商聞之

歎曰我今厄於命設令擄金可代我無虞亦  
矣。盡夫兩白本遊非野。野食之。情無。無。許。亦  
彼乃自大其生哀哉。承贈錢一百緡。婦感謝  
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信本。亦。要。然。對。新  
告母父且與親戚故舊叔永訣。閉戶待盡。父  
母親故宛轉寬解。終弗自悟。踰期無他故。復  
之。初八日。八。已。母。子。行。男。子。歸。一。數。年  
杭州阻風。偶泊向時贈錢處。登岸散步。適此  
婦襁負嬰孩。遇諸道。迎拜。三日。肉。瘦。不。回。

且告曰。自蒙恩府持按。數日後。乃產母子二  
人。沒齒感耳。生之賜者。豈敢忘哉。商至杭。便  
過鬼眼所驚。顧曰。

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

而笑曰。公陰得所至。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  
命矣。商異其術。損錢若干。以報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  
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  
室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

八合夫西天佛子大天帝明戒師聖巴魯  
宣文輔台大聖至德普寶真皆由國時意大  
已思入帝明志歸曰皇夫之不一人之心開  
命與國異其出前疑其千心非之

而笑曰公解對西至必會殊一法動心  
世中林隨轉以信歸法也隨期無他故使  
也天即所驚願曰

退耕錄卷之十三  
天台陶宗儀  
九成

退耕錄卷之十三  
天台陶宗儀  
九成

中書省往陝西行省咨察罕腦兒宣慰司呈八  
匝街禮敬敬坊王彌告至正三年九月內到  
義利坊平易店見有箕卦王先生因問來歷  
致爭當月二十九日夜睡房牕下似吹風葫  
芦聲不時有請到李法師遣送虛空人言箕  
卦先生使我來哭聲內稱冤枉彌祝之曰爾  
神爾鬼明以告我鬼云我是豐州黑河村周

大親女月惜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夜因出  
後院被這王先生將我杀了做奴婢使換如  
今教在你家作怪哭者索要衣服抄寫所說  
赴官陳告差盧捕盜等与社長吳信於先生  
房內搜獲木印二顆黑羅繩二條上釘鉄鍼  
四箇魘鎮女身小紙人八箇五色絲五色絨  
中書俱有頭纏纏又小葫芦一箇上拴紅頭繩  
一條內盛琥珀珠二顆外包五色絨朱書符  
命一沓又告十二月初三日有鬼神空中言

我是奉元路南坊開機張房耿大  
第二男頑駟這先生改名頑童我年一十八  
歲被那老先生引三箇伴當杀了我一十二  
日又有鬼空中云我是察罕騰兒李帖家孩  
兒這奴又名搶灰那老賊杀了我改名買志  
我杀時年一十四歲勘問得犯人王万里郎  
至先生狀招年五十二歲  
江西省吉安路民於襄陽周先生處習會陰  
陽課命至順二年三月內到

與元府逢見劉先生云我會使術法迷惑人  
心收采生鬼使去人家作禍廣得財物我有  
收下的賣与你一箇隨於手畔取出五色絲  
帛并頭髮相結一塊言稱這箇小名喚延奴  
我課笑揀性格聰明的童男童女用符畚法  
水咒語迷惑活割鼻唇舌尖耳朶眼睛咒取  
活氣剖腹掏割心肝小塊晒乾搗羅為末收  
裹及用五色絲帛同生鬼頭髮相結用紙作  
人形樣符水咒遣往人家作怪根隨到伊下

處至夜劉先生焚香念咒燒符听得口言不  
見形影問師父你教我誰家裏索其去劉先  
生分付李延奴你与這先生做伴去說罷將  
咒語收禁万里与訖鈔七十五兩買得五色  
絲帛頭髮相結一塊稱說可改名買傳教  
采生遣使收禁符畚咒水又云牛狗肉破法  
休喫續後於房州山地面經過逢見廣州逢  
旧識鄭先生云我亦會遣使鬼鬼我有收下  
的生鬼賣与你万里与訖鈔一錠鄭先生取



出五色絲帛頭髮相結紙人兒一箇云此名  
耿頑童万里將與李買一處遣使以課笑  
為由前到大同路豐州黑河村地面往來至  
正二年八月內到於周大家課舍將伊女周  
月惜八字看笑性格聰慧要將杀害收采生  
寬至九月十七日夜於周大住宅後院墻下  
黑影內潛藏間見一人往後院內未認得係  
是月惜在彼出後万里密念呪語向前拖拽  
往東奔走將月惜禁止端立脫下沿身衣服

用元帶魚刀將其額皮割開扯下懸蓋眼膽  
及將頭髮割下縷用紙人并五色采帛絨線  
相結作塊一如人形樣然後割下鼻口唇舌  
耳尖眼睛手十指稍脚十趾稍却剖開胸腹  
總方倒地氣絕又將心肝肺各割一塊晒乾  
搗末裝於小葫芦內至正三年九月內來到  
察罕腦兒平易杏安下開張四与王弼相爭  
挾讐令生寬周月惜等三名前往本家作禍  
為買馬肉食因店內將牛肉作馬肉賣與因

此不能收禁事發到官又責得李福實即李  
帖狀結生到孩兒延奴常有疾病於五岳觀  
只許出家落在紙灰內改名搶灰天曆二年  
二月內令其趕牛牧放不歸此時饑荒想得  
彼人虧害不曾根尋及行移奉元路咸亨縣  
并大同路豐州昭勘耿頑童周月惜致死緣  
由相同呈乞恣請施行准此送批刑部擬得  
得王万里殘忍不道合令凌遲處死其妻子  
迁徙海南安置

余幼時嘗見胡石塘先生玄宝傳今不能記其  
全篇有人出  
永嘉高則誠明烏宝傳相示雖曰以文為戲  
要亦有關於世教傳曰烏宝者其先出於會  
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然皆不甚  
显至宝厭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尽得其  
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宝之先有錢氏者亦  
以通神之術显迨宝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  
亦頗相類故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宝輕薄柔

默外若方正內實垢汚善隨時舒卷常自待  
聖人一貫之道故无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

有謀於室小大輕重寡精粗无不曲隨人所  
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姓蕃衍散處  
郡國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  
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  
室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  
余推婢隸无不忻悅且重扁遠字敬事保愛惟

恐其他適也然數趨執利其室富執人每屈  
輒往雖中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氓有傾心  
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与往  
來者亦終不能久畜也

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此室好逸惡勞愛儉  
素疾華侈常客於  
弘農田氏田氏朴且嗇室竭誠与交田氏没  
其子好奢靡日以声色宴游為事室甚厭之  
隣有高氏者亦若田氏父之為也

遂挈其旌姓依烏蓋墨之道貴清淨之故也  
然其為人也且其為人也甚矣其為人也甚矣  
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九陸人既交田刀豕  
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時者  
率不与宝交自宝之術行挾詐者往亦偽為  
宝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宝之術益尊是  
時崑崙袍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  
能濟人与世俯仰曲随人意而三人者亦願  
為宝交苟得宝一往則三人亦死不可致故

時嘗咸歸於宝烏宝族雖夥然其狀鬼技術  
亦頗相似知与不知咸謂之烏宝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余技烏  
獲皆為显仕至

唐承恩重徹始盛迨宝而益著宝裔本褚氏  
禱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宝之季雖出  
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

能闢也

然使宝生於

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显然則室之得  
行其至者亦其時也。以使之嗚呼豈獨室之  
罪哉。

新喻傳汝礪先生

若金

嘗志其妻歿云君諱淑字惠蘭姓孫氏其先  
汴人年二十三歸我於湘中五月而卒君高  
朗秀惠生六歲母卒父教以書稍長習女工  
晨起獨先盥櫛適

父母所問安畢佐諸母具食飲退治女工哺

時觀經史或鳴琴自休既文聚家人瞑坐說  
古真文孝婦傳燭至治女工如初富貴家多  
求婚父不許及以許余家人不悅一日有幸  
余疾者欲因動知君曰主心若然言又  
大人以愛子許人不慎所擇矣即有不諱命  
也若等謂我且慕世俗富貴而改聘耶有死  
而已皆愧謝不敢復言事繼母尽孝道死之  
日母大慟既瞑目久忽徐起止母哭令自寬  
及母出私泣告余曰

妾為父母所偏愛即死必傷其心然終必死  
矣  
為將禁何君後富貴幸念之言既復瞑目秦  
定五年八月廿有廿日也貴而如朝臣死  
後三日寓殯湘中及序其遺藁云故妻孫氏  
蕙蘭早失母父周鄉先生以孝經論語及凡  
女誡之書教之詩固未之孝也因其弟受唐  
詩家法於庭取而讀之傳其音格輒能為近  
体五言七語皆閒雅可誦非苟孝所能至者

然不多為又嘗毀其藁家人敢收之令勿  
毀則曰

偶適情耳女子當治織紵組紃以致其孝敬  
辭幹非所事也

既卒家人哭而稱之因出其藁得五言七首  
七言十一首五七言未成章者廿六句特為  
編集成帙題曰

綠窓遺藁序而藏之  
五言詩曰

窓裡人初起  
窓前柳正嬌  
捲簾衝落絮  
開鏡見垂條  
坐對分金線  
行防拂翠翹  
流鶯空巧語  
倦听不須調

右一

小閣烹香茗  
疏簾下玉鉤  
燈光翻出屏  
釵影倒沉  
婢捧消春困  
親嘗散暮愁  
吟詩因坐久  
月轉晚收樓

右二

采閣閉朝寒  
收成擬問安  
忽聞春雪下  
喚婢倦簾看

右四

灯前催晚收  
把酒向高堂  
但願梅花月  
年年

映壽觴

右三

粲如梅花樹  
盈那似玉人  
甘心對水雪  
不愛

艷陽春

右五

小扇春羅扇  
團圓秋月生  
蟠桃花樹裡  
綉得

董双成

右六

自拂双眉憾  
何存慣得愁  
若教如翠柳  
便恐

不禁秋

右七

七言詩曰

樓前楊柳發青枝  
樓下春寒病起時  
獨小坐

窓无氣力隔簾風  
亂海棠絲右一  
綠窓寂寞掩殘春  
綉得罗衣懶  
上身昨日翠  
惟新病起滿簾飛  
絮正愁人右二

小妹方終習孝經  
可憐嬌法性偏灵  
自尋女  
誠窓前讀  
嗔道家人不與听右三

幾点梅花發小盆  
水肌玉骨伴黄昏  
隔窓久  
坐憐清影閑  
釧金釵記月癡右四

綉被寒多未欲眠  
梨花枝上听春鶯  
明朝又  
是清明節  
愁見人家買紙錢右五

春雨隨風濕粉牆  
園花滴下斷人腸  
紅怨白  
知多少  
流過長溝水亦香右六

春風昨夜碧桃開  
正想瑤池月滿臺  
欲折一枝寄王母  
青鸞飛去幾時來右七

空階日晚雨絲乾  
小婢相隨倚昼闌  
金釵誤  
掛菲桃落罗袖愁  
依翠竹寒右八

小窓今日繡鍼閒  
坐對銀蟾整翠鬟  
凡世何  
曾到天上月宮  
依旧似人間右九

乞巧樓前雨乍晴  
弯一新月伴双星  
隣家小



女都相孝聞取金盆看五

右十是謝家小

庭院深上早閉門停鍼無語對黃昏碧紗窓

外初生月照見梅花欲斷魂

未成章詩曰

露下庭梧葉風吹月桂花登樓聞過鴈開戶

見棲鷓綉簾當雪卷銀燭皆風然雪晴山显

翠風煖水生紋萱中當措綠櫻桃落地紅芍

藥開時病荼蘼落處愁玉釵簪茉莉羅扇繡

芙蓉窓前垂柳分春色鏡裡函蘭對曉妝花

間影過那知燕柳外声来不見鶯慈親教婢

回金剪驕妹嗔人奪綉針汝成宝鏡楊花過

行出珠簾燕子歸自傾甕裡春泉水親灌堦

前石竹花海棠帶雨蘸脂重楊柳凝烟翡翠

濃先生既喪妻哀戚之情多見於詩悼亡曰

驚羅幙明月照堦砵春少忽不芳秋蘭

亦同死斯人蘊淑德夙昔明詩礼灵質奄独

化孤魂將安止迢湘西山湛江中水

深有極時山高有時已憂思何能齊日月從

此始右一  
皇天平四時白日一何迓勤儉畢婚姻新人  
忽復故衾裳歛遺袞棺擲无宛具送塋出北  
門徘徊但歸路玉顏不可將况乃紈与素累  
累花下墳爵鬱茱西樹他人亮同此胡為独  
哀墓右二  
新婚誓偕老恩義永且深旦暮為夫婦哀戚  
奄相尋涼月独西樓悲風鳴北林空帷奠巾  
櫛中房虛織絳絳章餘婉妾琴瑟有餘音騰

言瞻故物側愴内不任豈无新人好焉知諧  
我心掩穴抚長暮涕不霑衣襟右三  
人生貴有別室家各有宜貧賤遠結婚中心  
两不移前日良宴會今為死別离親戚各在  
前臨訣不成辭傍人拭我淚令我要裁悲共  
尽固人理誰能心勿思右四  
感德曰函右五蕙右六靡右七蘭芳断皎右八夜泉  
人冥右九不復旦旒塵棲暗壁凉吹經虛幔无  
論懽意消日復悲思乱鬼傷夕方永氣变秋

將晏當窓慘斷素情篋悲恁幹憶初成好合  
誓且同憂患何言遂長終獨處增永嘆寤寢  
忽如在展轉驚復散念茲何嗟及哀至聊自  
判百日曰人生悲死別矧在心相知新婚未  
及久杳々逝何之昔為連理木今為斷腸枝  
相去時幾何百日奄在茲虧月有貞夕逝水  
无还斯棄置非人情何以慰我思入室曰收  
合才長夜幽蘭坐復春猶疑桃錦字不見掩  
罗巾故物空在目蕭條生網塵右一

虛窓明月滿芳砌綠苔滋花間時染幹尚憶

解題詩寂寞函泉下貞心空自知右二

追和蕙蘭曰小窓開尽碧桃枝憶時青鸞化

去時昨夜秋風妬幽怨夢中吹斷素琴絲右

江上愁時復值春帶圍寬尽不宜身階前曰  
種櫻桃懶日暮飛花故著人右二

嗟夫孫氏之詩依乎礼義先生之詩哀而不  
傷幸得性情之正是傳可也已

王皮者住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  
買皮科歸至中途憇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  
來前狀兒寄恠似非凡世間人遽

問曰汝王皮与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  
乃曰某是巴卒曰

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无他过惡望賜矜憐  
卒不諾曰

又告曰容至家与妻子一别可乎卒乃諾將  
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此

妻子來前王已仆地

生經宿未敢蓋榜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

儼若王者之

庭儀衛更隸死不備具問曰汝為秦白起偏  
將坑趙降卒四十万知其罪否

王答曰某庸工平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為  
何人亦不知降卒為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

歷二庭問亦如之答亦如之乃反接王一大  
池边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

生即悟曰某已記前身事矣  
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  
第三庭王告曰某曾為白起偏將其當年未  
趙降卒時某魯力諫不從非某之罪頃聞牽  
一荷鉄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而形  
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  
起見王曰子未矣余復何言方招

承庭吏發王還林王外具獄中首平至一西  
第一庭檢錄陽壽及藉尚有若干年即命

原揖卒引至原憇樹下一推而王乃在棺中  
跳躍而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  
故有傳之至

京師者差進士高哲薦未鳳翔覆察果實時  
王元吉為  
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抄錄公文  
此一事然雖若約緹端可為將而嗜杀人  
之戒故畧節大槩如上

揚州秦吳縣馬駝沙農夫司大者其里中富人

陳氏之佃家也家貧不能出租以輸主乃將  
以所佃田轉質於他姓陳氏田旁有李慶四  
者亦業佃種潛賂主家兒約能奪田与我而  
不以与陳氏者以所酬錢十倍一分之家兒  
素用事因以利啗其主。听奪田歸李氏司  
固无可柰何既以穀田不相伴輕其直十之  
一司愈不平會婦而李三嘗所用力及為立  
券者赤鷄飲酒司曰隨所之李欲卻司輒先  
將一卮酒飲之司忿恨去對妻語所以与之

怨仇之故妻苦口諫曰  
吾之窮命也柰何仇人哉不听夜持炬火往  
燒其家忽聞得內有人媿死竊念吾所讐者  
其家公也

何故杀其母子遂棄火溝中而婦司死以為  
養生計即所償亦為豆乳釀酒貨賣以給食  
久之不復之絕更自有餘而李日益貧更十  
年李復出所佃田質  
陳氏司还用李計復其田過種之亦比前又

損其一為券悉值前人相視驚嘆司記為李  
所辱時今幸可一報復遂具鷄酒飲亦如之  
李忘前過不自積反怨薄已怒甚歸積膏火  
破盜中夜抵司家司妻方就蓐李猶豫間聞  
人啓戶懼事竟遺火亟走而司家實不有八  
旦得火罌塲中驗

罌底有李字曰悟昔我焚彼家以其家人產  
子不欲焚今彼焚我家而我之妻亦產子而  
不被焚此天也非人也持尔五千往李曰昨

日小人无状失失礼義不得共飲茲願少伸  
謝意

幸毋督過李疑給以疾卧不起強請不已遂  
同之酒家邀酤兒与飲酒半自起酌酒勸李  
曰子之孫某年月日夜子時生而吾子亦夜  
者子時生怨仇之事慎勿復為具白前所仇  
事

瀝酒為誓語酤兒曰子識之試用此警世間  
人不善慎勿為也

劇飲尽歡乃更約為婚姻自是李亦不貪兩  
家至今豐給此在至  
正初元間吾謂司氏婦之極諫與司氏之易  
慮時天固監之所以李不復可加害也  
向使司氏决快所欲未必能復田縱復田未  
必不无禍一念之善從而兩家子孫皆蒙其  
利澤書曰  
天道福善禍淫

又曰

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嗚呼

天豈遠人哉

天豈遠人哉

嘗讀杜荀鶴詩其乱後逢村

史曰經乱衰翁居破村

共寨木无束柘為著鄉兵總子孫还似平穷

徵賦稅未



嘗州縣畧安存至於鷄犬皆星散日落前山  
獨倚門山中  
寡婦曰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髮焦  
東拓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時挑野  
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尔深山更深  
處也  
應无計避征徭旅泊遇郡中乱曰握手相春  
誰敢言軍家劔在要逐徧搜宝貨无藏处乱  
杀平人不怕

天古寺折為條寨木荒墳掘作甃城磚郡侯  
逐去渾間事正是奎輿幸蜀年然方之今日  
始信其非寓言也

今之謂曾祖父曰  
太公此盖相承之謬當称祖父為是後  
固之父即為司空固女當固伏誅日曰  
太公以来云注  
太公謂祖父也

御史臺在陝西行臺咨

監察御史烏古孫良禎呈伏聞綱常者天之  
所以經國又特也  
天下者也

天子所以為天宇綱常者也

臣而不忠子而不孝凡觸罪於綱常者不容

於死又烏可處以相位俾之重任乎謹按遼

陽行省非漢言也

丞相卷失帖木兒即駙馬丞相也

心懷陰險行畜姦邪敗壞彝倫反側不道通

天之罪死所於容昔在晉即擢登首相居百

僚之上極之品之榮受任託孤躬承顧命

君臣分義至重且深及乎大事之時干戈之

際盡領北土之兵以救顛危

本官陰畜二心坐觀成敗南至紅橋逗遛不

進致於敗亡不能死義醜面入降大虧

臣節反以籍口矜為已巧晉何

天下義士聞之莫不為耻昔丁公為項

王一將耳嘗二心於

漢及天下定高帝誅之後世稱其明斷方楚  
之與漢敵國之執未分尚以大義責之以示  
垂戒今卷失帖木塊之於晉即

爵祿之寵已崇謂漢賈誼人制大禮  
君臣之分素定較之丁公不忠之罪又有甚  
焉况謂此漢之文以誼為

天曆之初營充樞密知院御史已嘗糾言又  
復賄賂權臣出為江西行省亦謂亦謂會  
丞相兩居江浙至與房隣拜謂登首昧焉百

降都運賄賂交通壞亂鹽法至今官民皆被

害謂間徇私敗政不可枚舉所至之處流

毒一方今則移置遼陽謂民奚遂焉其本

官昔既不忠今豈盡節又兼遼陽即係東方

重鎮反覆之人豈宜處此脫有邊塞關繫非

輕似此賣國賣臣之罪使其人已死猶當追

貶今既未死得以幸謂

這天祿殺居相位是國法不行邪正不辨愚

恐姦臣賊子接迹倣效甚非

國家之福伏望聞  
奏為  
天下正綱常之義將  
答失帖木兒流竄遐荒  
追奪累受宣命庶幾人  
臣分嚴罪於綱常者  
死有余辜以為不忠不  
道之勸其於沿道不  
為小補不忠不道之  
天下幸甚公論幸甚至  
正元年八月十二日別  
理怯不花怯薛第一  
日忽魯禿納鉢裏有特  
分雲都赤汪家奴殿

中伯撒里大夫亦憐真  
班經藏吉蒙古必閣  
赤朶等  
奏臺官備著西臺文書  
俺商量米行与省家  
文書將他見行的勾當  
然罷了呵怎生奏呵  
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初  
良頑止  
父江東建康道肅政廉  
訪使潤甫公澤年五十  
未有子夫人杜氏深以  
為憂屢請公再婚  
公不允仕西廣時聞寡  
居

王安人者美而宜子夫人自為公謀聘之既  
歸執婦禮甚恭長夫人數歲夫人推讓正寢  
以居之相處雍睦宛若姊姊飲食起居罔有  
不同公獨內不自安越明年夫人生良禎一  
日  
王氏告公曰君自有婦所以再娶妾者為嗣  
續計耳今夫人既生子妾何事焉即出道家  
冠服一襲以示曰妾之志決矣  
請從此辭夫人固留不得公自謂夫人曰向

吾再娶懼死後也

若不改圖人其以我為汰乎乃听王氏去奩  
貲万金悉反之自是出居一女道菴戒行嚴  
謹人未嘗能見其面而夫人歲時問遺弥至  
後良禎貴显迎以婦事之如親母嗟夫自古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良禎外有嚴君內有  
賢母教誨造就之道有过人者宜乎在家為  
孝子而在朝為忠臣也  
然其敗歷臺省未性剛介不畏姜禦事死不

言其必有中如未封國介不異妻樂事以不  
駙馬丞相恃居國我莫敢孰何不必發其底  
裡直使去位而後已推此一節則凡忠君之  
事類可知矣後至中書左丞而卒  
至元間蘇貴星遊心歌律之吹騷女舞夫自古  
釋氏豪橫改宮觀為寺削道士為髡且各處  
陵墓發掘治尽  
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  
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

後空餘白玉簪

退耕錄卷之十三

言... 相... 居... 我... 敢... 孰... 何... 不... 心... 於... 其... 威... 德... 使... 去... 後... 已... 推... 此... 一... 節... 則... 凡... 志... 君... 之... 是... 轉... 錄... 卷... 十... 三... 中... 書... 左... 丞... 而... 卒... 至... 元... 間...

退耕錄卷十四

天台陶正宗儀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董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

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旁里人導之從問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奈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

慙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僂姜者察其志  
終不為吾用菑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封  
其肉使自啗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死若  
汝賊行將万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  
死又率僦人之財以饋之不可知會義里人  
汀州路總管李鋪字子威汝寧人

蕭秦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未守是  
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  
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謂九江為豫章藩

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  
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穆以諭  
名曰為匡死忠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尽  
死守土而已所謂存城与存城亡与亡者也  
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  
宜速乘機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与彼  
共之非所恃矣

行省不報既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  
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花奉



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  
花以隄備把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  
二日行省討之且命曰我命汝死汝死  
左丞索羅帖木兒奉西太師之命討之  
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  
兵進攻淮西亦來屯住逼逼不前十四日  
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江而  
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字羅帖木兒  
皆逃去僚佐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賑民

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不遑寢食以  
二十三日卧病然猶扶備乘肩輿領兵出境  
行省以公忠誠照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  
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二月初九日  
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十  
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  
城上多當矢石禿堅不花從北門逃去日中  
執益熾分中攻北門城遂陷公猶執鉄杖指  
揮左右迎戰中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

口罵不絕聲遂杀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  
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汝可奉母往下江依  
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  
伯父以存我後秉方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  
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  
秉昭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死後不孝  
莫大於是某當与叔父同死生矣  
兄无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  
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

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樊抗敬字特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  
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  
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独被甲上馬率宿  
衛兵急出省將掠關從者止之公曰吾封姜  
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  
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  
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  
逆戰以死時猶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

水橋也  
又福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涇州人由湖廣  
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抚字多方政教大行  
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  
中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  
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逢起公去吾民  
將孰賴父老千余人詞上司乞畱公遂福備  
至秋賊平自郡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  
一千五百余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

進至青楊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  
與戰破之既而益軍復進我兵僅千余人乃  
分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  
賊軍万余平旦攻西門軍寡不敵吏卒奔潰  
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  
執其魁首王兼善者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  
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寧且暮且至未  
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  
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

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  
噴其面罵曰杀我即杀歐何也甫天再賊  
然可杀我不可害我民官軍旦暮且至杀尔  
等死唯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何撒都刺至  
責之曰會天自警汝國中庶民遂為類而  
汝何得与王尹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股係  
口禁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杀賊何名拒  
汝曰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為當神以杀汝  
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

斷微有血如乳时年七十矣子相亦被執魁  
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杀吾父義不共戴  
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杀  
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乱之不從執  
献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  
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深陽儒学教授  
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  
薦得官是歲賊乘寇深陽獲其魁張某先生  
問曰爾何人也應曰

我父為軍千戶紅由入鏡逼我父為  
師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令  
曰爾之父祖世為國家臣子而爾忍偽耶既  
而其執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  
者有賞先生匿地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  
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為元帥  
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  
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系之又江浙行省  
貪外郎楊乘字文載汝州人蚤為

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至穀城介休  
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權今任是年杭州陷公  
與郎中希德爾王仲溫負外月忽難都事張  
鏞俱坐出居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  
御史臺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  
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連  
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至官吳縣丞張  
經等賫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  
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契置

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鹵卓具牲醢告  
祖祢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雇  
面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  
命自苛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抚其孫虎林  
若怡自得也婦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  
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門未啓發視之則公  
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  
且以得全晚節為快又

西臺監察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陷賊

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上坐脇之受偽  
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杀妾  
次杀子女以及妻每杀一人則諭公曰  
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為動容其罵如初魁  
怒拽下坐杀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間公  
韓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下天之事戰爭十  
有餘年于茲矣為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  
竄不可勝計甚者貪詬忍耻偷生冒榮以為  
得志名節大閑一穡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

於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義英烈雖行於  
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安故於造次顛  
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黼王州  
尹伯顏樊參政執敬之曰天下公事神聖  
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虜土景茂之杀才  
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當一旦  
出於人所不肯為遂及驚動天下而精英忠  
烈之氣在宇宙間与高華相高者自不亦抵  
若桓之居在閒地乘之久坐廢然夢正之分

顯講教視握將師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  
責重者有間矣一皆從容就義是尤難也  
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  
養其父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命終  
於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古称烈大夫又豈  
能过是与至於身為父死婦為夫死声光若  
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  
全可廢天理人心之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  
教為何如是亦深仁厚澤涵養所致孰謂百

年之國而無人哉  
痊鶴銘華陽真逸誤上  
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  
壬辰歲得於華亭  
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  
遂吾翔廖廓邪奚  
奪之遽也迺畏以玄黃幣  
歲乎茲山之下仙  
家无隱我故立石旌事篆  
銘不朽詞曰相此  
胎禽浮立者經乃徵前事  
我傳爾銘余欲无  
言爾其歲灵雷門去鼓華  
表畝形義惟彷彿  
事亦微真爾將何之雖化  
惟号後蕩洪流前

固重扃右割荆門歷下華  
亭奚集真侶痊爾  
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  
宰右刻在鎮江焦  
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摸  
相傳為晉王右軍  
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  
為陶隱居書良是  
其曰今審定文格字法殊  
類陶弘景弘景自  
号華陽隱居今号真逸者  
豈其别号与又其  
著真誥但云  
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  
書亦爾今此銘壬  
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  
此又可證云壬辰



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  
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加十二  
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  
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華陽矣後又有  
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  
石側也王浼少以籍歸晉國縣其書云  
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王右軍  
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  
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

至永和七年辛刻歲二十八始去會稽間居  
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称真逸也

又未官於朝及間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  
決非

王右軍也審矣

歐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  
公又疑顧况云道号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  
長儒号雲林子  
邵武人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奎子

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点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皆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乱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与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是真侶之号今取其可考者

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後云瘞鶴銘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邪君字彥遠号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刘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

華賜直顧况号也

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未多善書

惟隸盛至於

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

魏間尽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

叅瘞鶴文有楷隸華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

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背慕

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

居為陶弘是及以句曲研刻隱居朱陽館帖

叅校然後中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

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三

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灵作

紀爾歲辰張圣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

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是句

亦多先後不同倘侯挈舟过楊子手自模印

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

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

吳下時虞邵庵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  
吾句寄博士云登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  
幾回晚直金銜殿東風軟花裡停驂書詔許  
傳宮燭香罗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接藍飛  
燕又呢喃重下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  
械報道先生歸也新世說云管仲本許  
杏花春雨江南詞幹蕪美一時爭相傳刻而  
此曲遂徧滿海內矣書云此曲六首  
翦一作試東坡詩云身如秋葉落

睦人邵玄同先生

桂子

嘗作忍默怒退四卦揭

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矣其

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大

夫彖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

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心忍性不利小

丈夫其中淺也

象曰忍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德成初一小

不忍則亂大謀

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

有濟

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止其身以及其親

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止身其親相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

象曰跨下以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

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

天子

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

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闕

象曰之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闕自求禍

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真不利有所言

象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

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

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辨養靜初一守

口如錡中吉

象曰守口如錡董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

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  
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  
次三駟不及舌有悔  
象曰駟不及舌滕口說也  
一言之失悔何追也  
次四死利以口亂厥官  
鄉士戒之  
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  
次五至人之教不言而信  
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  
止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誥

象曰時然後言然不可長也  
其怨卦曰怨有孚終吉  
象曰怨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  
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良而行之其吉可知矣  
象曰如心怨君子以明好惡同物  
我初一強怨而行求仁莫近焉  
象曰強而行之怨之始也行而不已  
違道不遠也  
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

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人  
之所好是猶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蓋不  
象曰拂人從欲是之蓄也次四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己則欲而欲人己則  
象曰立而達恕以從天也次五至人与車同  
欲人之心已而己不欲而欲人己則  
象曰与車同欲至人之恕也止六責己重以  
周待人輕以約  
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

令恕其退卦曰退勿用有自社

文象曰退止也勿用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

昊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况  
於人手退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艮止其所退君子以晦共於密初一退

无咎

象曰其進未銳義无咎也次二难進易退

象曰难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

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

象曰知難而退終无尤也次四退自如愚以

退為進顏子以知之

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御也次五蠱蠱升高

躓而不悔

象曰蠱蠱升高其道窮也躓而不悔亦可戒

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曰謂之点鬼錄又謂之堆

塚死屍見江氏類苑

令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來戰之類

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

漢書禮樂志

高祖時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

有房中歌又房云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

是以

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

節則和平壽考及送者弗產以生疾而殞性

命禮記



曾子問：「王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此一書與？」  
娘，字俗書也。古无之，當作孃。按說文：「孃，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連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草娘。世謂婦人之无行者，世謂之草娘。」  
今夫外南方謂婦人之无行者，世謂之草娘。

亦曰：夫外為婦人之卑賤者，曰某外。曰幾外，鄙之曰婆外。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外。按亭長樊壽，隋書常世康為絳州刺史，安与子弟書云：「况外春秋已。」

高溫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旁人齊和云：『踏謠外。』」南史：「梁元徐妃与帝左右暨季江私通。」  
季江曰：「徐外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完侵魏，遺以巾帽。」

歌曰不畏蕭外与吳姥但畏合肥有常虎謂  
常叔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  
外唐史張加中書見公孫大外舜劔器而通  
神又  
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外羨奪取之杜  
工部詩耶外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外家花滿  
蹊白樂天詩吳外暮雨蕭  
風一曲杜常外柳子厚示殤女墓磚記始名  
和外樂府系錄張紅  
唱歌丐於市常青納

為姬敬

宗召入宮号記曲外又望江南曲殆自朱崖

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外所制

明皇系錄呼曰鸚鵡為雪衣外甘澤謠武三

思晚獲一妓曰

綺外狄仁傑至遂逃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

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外年十五為李錡妾則

入官後坐謫歸故里又竇桂外父良建中初

為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外去李

賀集賀撰申胡子感策歌成翔客賣擊觴起  
之舍花外出幙徘徊拜客劉兵客集泰外本  
常尚書家王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  
遇任外有詩而愈傳奇崔氏鸞如婢曰紅外  
霍小玉傳長安中有謀氏鮑十二外薛蒼駘  
馬青衣也詳曰雙歌之室不世甘戰語外三  
余媚外叙錄陸希声娶余媚外媚外約媒曰  
陸郎中若必得兒侍中擢須立誓不置倒室  
及女奴圖經蠶神謂之馬頭外杜陽系編南

海貢奇女盧媚外工巧死此麗情集

陳敏况妾越外貌美兄死遂与歎狎續齊諧

記齊頴万山陰夜見前宰妾万文外墨莊漫

至錄李后主令宮妓宵娘以帛繞脚令織小石

畧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皆有所

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子女外

國夫人皆曰外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

贈者載考之隋柴詔妻李氏起兵應李淵与

紹各置莫府号外子軍唐平

主兵与

秦王定

京師号妣子軍花蕊夫人宮祠諸院名分妣  
子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妣子文以此推之  
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  
不分尊卑亦自有未矣俱今之云外皆前所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右城墓內掘得一碑其  
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  
翼固為利不在常不在楊切頃歎耶細思量  
且下水莫問朱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

開河軍民拍手笑呵日日出屋東頭鯉魚山  
遊星從月裏過命年子在頭右不曉所言何  
事姑識之或者以為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已  
午之交也今張太尉第行九四而同首亂者  
適十八人即十八子也豈其善然也  
今世子女之笄曰上頭而娼家處女初得薦寢  
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祠年初十二最  
風流新賜雲環使上頭又天癸日月事  
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

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涿北王住者韓女月事  
不下診其腎脉耑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  
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  
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無注面  
目的人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夫賦施  
玄的即乃上所云也然八月二字尤新王  
建宮詞密奏君皇知八月喚人相伴洗裙裙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国宝袖人腊出售余獲一  
觀其形長之寸許口耳目鼻与人无異亦有

鬣鬚頭髮披至鬢下頭髮皆黃色間有白髮  
一根編身黃毛長一分許脗十陰物乃男子  
也相傳云至元間

世皇受外國貴獻以賜国公阿你哥者无幾  
何時即死因剖開皆後剝去腸藏實以他物  
仍縫合洪乾故至今无恙按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灵神  
君異經西海有一鶴国人長七寸山海經有  
小人国名靖人詩含神東此極有人長九

寸殆謂此小人也靖或作淨音同然古人短  
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措者豈其  
人與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鉄衣遠道  
三軍老白骨中原万鬼新義士精靈虹貫日  
私家談笑海揚塵都将两眼凄凉淚哭尽平  
生幾故人  
此至正辛丑間張蛇鼈承旨藹在都下寄浙  
省周玉坡叅政伯琦詩也夫幹苑詞臣而寓  
言如此則感時之意從可知矣

今六可此... 同人將九...

公身... 夫字臨軒...

三軍走白滑... 中原方見...

社家談笑... 海揚塵...

生... 家...

言... 汝... 慎... 漸... 之意...

...

...

退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宗儀 九成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便其真偽非博

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

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

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贄于此云

宋太宗留意幹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

書...

王着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

篆題云  
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摸勒上石至辰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  
祕閣前有目錄卷後无傳題世傳以為二王  
府枯者非也

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者百本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黑又多木橫裂  
絞時有皴散失字處親賢宅

魏王所居  
二王也

又高宗紹興中因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  
畧先少當時御前拓者多用置紙蓋打  
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翼本且以紙覆  
板上引然為銀鋌據痕以愚人但損剥非復  
拓本之遒勁矣

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收書令刻石  
即今續法帖也

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即刻石于太  
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



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以限火異  
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  
京書也

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影名御  
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  
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降絳者之

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  
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為本其首尾與官本

耐馬帖九二十卷其次序卷秩雖與淳化官  
秩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  
文曰

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  
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  
伴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

第九卷內多本今誤筆法且俗  
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繼眼數  
目單炳文

曹士冕各有模刻木世傳

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  
得其一於是補客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  
之件誤蓋始於此日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  
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  
亮諱但日本志神今不對其文其神最  
庾亮帖內亮字皆去石邊轉筆謂之亮字有  
不全本又有絳本比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  
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打卷等類皆絳

帖之別也

潭帖者慶曆中同本本於此潭帖本為五尺六  
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  
白模刻于又寘之郡齊增日傷寒十七日  
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行頗高與淳化間  
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

多  
大師希白重幙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  
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是也潭別之別則有

之  
劉丞相私弟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水本  
蜀本廬陵肖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陵江帖  
也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

淳化間帖增益最多澧石陽刻散失僅存  
者右軍數帖而已

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西大  
夫

張氏李清福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  
一再之翻募殊失筆意無足觀者

汪遠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  
古堂藏竒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  
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

其本乃木刻記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  
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所刻于旁或刻人  
名或有銀鋌印痕則是木裂其墨

李廷秀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客

為肥

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室藏本皆非真者字極豐穠有神乎如潭絳則太庾臨江太媚又用一百八十四對二十二日入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天明所記閣帖行數限先慎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誨見之曰入宮至誠也學士數集室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板數在下惟此本卷數板委

字此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此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

余所得江左本每板皆紙無接黏處二部十卷無一板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皆之

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相脫之之死蓋副極哈馬與其弟靈之并啓事穎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知乎哈兄弟

得侍 上帷幄而顙在東宮為近侍故哈黨顙而私  
之 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  
必營事矣

既而入中書又虞顙來其權不顯奏除宣政  
使而以弟璽為御史大夫顙殊失所望未幾  
哈得罪杖死璽亦仰藥死

初顙有侍從人曰桑哥失里止顙桑一字之

異耳

服勞執事得顙意顙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

長逝經今日乃醒云

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  
城隍廟轉發徽祠

吏曰來矣可承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  
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  
則太師也

太師曰我所揖者院使也

預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園見哈兄弟  
拈髮闕械顧桑泣下及去

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汝竟  
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往約往院使家桑  
辭疾且曰

君幸毋泄吳恐院使不久生矣

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雇愕四昨日院使  
將上馬以体少不安而又入豈遽至此乎  
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謠言經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

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

明年

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鷄伏九雛一

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後中諸  
暨袁彦城家一雛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  
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異无他異以足  
怪哉

越嶺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時

前

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異不受  
辱間齒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

三月廿四日也

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

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樓  
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  
鬼赤愁父母敢勞何日报夫妻回思愛此時休  
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歷何伯太所說甚悉此特其

黃山谷煮豉帖云遮堅頓首失牛兒來中日惘  
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

意也

是以不能修問手誨喜承自用輕安所須諸  
方既死人可抄如意緒不佳嬾動耳

煮黑者豈法確豈一升按莎極尽用貫重一  
斤細剉如骰子同用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豈  
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尽餘汁簸取黑豆去

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不枝葉葉皆  
有味可飽也

世間不強孝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

此

庭堅頓首翰禮秘授足下自用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妒寵為主家者我曰我之

富与貴有以感動其中耳

番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然求為脫身之計

又肯守志不貳者哉

如今俗園綠枝燕子樓盼韓香之於

葉氏愛之於

張逞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

三人焉

李翠娥惟揚名倡也石九三才納置別業石

沒李誓不与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

已年及七十餘万户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

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康王巧兒京師上

色也



陳雲嶠同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以為正  
室  
鐵氏江清慎勤險終其身注憐之湖州角妓  
也  
濕古伯經歷常熟意焉汪白君若不棄寒微  
當以側室處妾鼠竊狗喻妾決不為此態濕  
乃遺媒物備財禮娶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  
寺時公鄉士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身形  
以絕狂念卒

老子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蹤前古之懿德之  
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且革  
顧謂洪曰

妾死在且夕鄉須自執薪還肯作一為轉語  
乎

夫妾歌兒也鄉得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  
聞之雖死先之矣

洪固滑稽輕佻者遠作文以曰二十年前我

共伊只因彼此大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  
是何人我自誰共惟稱呼

水聲過楚雲王交枝間一片心錦傳道餘二  
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吳相思兩手  
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

斷

李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遂逍遙聽筆  
一咲而卒因記中

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倡

周氏係籍部子張子紹為守時倡暴亡適道  
川來訪曰命作下火焚云可惜可惜許大  
家且許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  
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  
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歛子便頭抖擻好  
精神南柯夢斷何如  
一曲離愁別是春大衆還之某人向甚麼處  
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畔頭靜是喜  
相逢芳草渡頭處六麼花十八其或未然

更聽下句噴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万  
限心其事頗相類  
并附于此此云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

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  
犯薦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與藍田珠將還  
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  
麒麟之兒  
唱這回來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

油鹽醃醋之香

蘇東坡咏婢謔詞有喝起群兒一陣油鹽醬

醋香之句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吊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

作詩曰

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誰論定難逃空令  
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戎六韜元舉何如蕪  
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  
甲由來出俊髦

元舉王宗哲字也正成子科三元進士時為  
湖廣憲僉兼善泰百花字也時為台州路達  
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  
威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  
李輔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谷者或大  
平虧臣節或尽忠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  
王事或遇難而忘  
故云若論有優劣言高州第一合州次之高  
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矣

盧伯玉文壁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繩登  
聽前兩目瞠視類

有所訴者令則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  
遂跳入不出既得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屍  
為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財而財  
殺之者亦不詳其詳  
掩捕救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  
食龜見即買放豈一善之念為造物者固以  
未鑿之繩能雪冤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過詞瞻逸有思致賦沙園春二  
首以詠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左纖麗可愛

曰

銷薄春水碾輕寒玉漸長漸弯見鳳鞵泥汙  
畏人強別龍涎香斷癢火輕翻李撫瑶琴時  
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  
香滿錢棗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縮玉曾教  
柳傳看

畫  
算息情相著搔便玉躡歸期按數書偏闌

千每到相思

沉吟靜處斜已

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指莫放春間

一言曰

浴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記

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无痕

玉羅堅銷金樣窄載不胡盈一段春嬉游

倦笑教人欵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声悄

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綉

網催衣  
鳳舞輕分換深遠牽情半露出沒  
風前烟縷裙知何事似以鈎新月淺碧卷雲  
近郡青溪亭貞嗣其躰調以咏眉目真雋水  
有味一曰  
巧闔鸞環織凝妩媚明粧未收  
江亭晚玩遙山拂翠宮簾暮捲新月橫鈎掃  
黛嫌濃塗詔訝淺能畫

張郎不自遊傷春捲為皺多无力翻做嬌羞

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箋  
織啓背人偷儉

麝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蟬難

效

柳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疎星  
烟倚欄凝注上水盈端之

正寬簾夢騰並枕睥睨擅即長是青端相

以待

嫣然一笑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鶯強臨鏡

按抄酒未醒憶帳中親見似嬌羅密尊前  
相顧翻怕灯明醉後看成歌闌闕弄幾度攷  
之頻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双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南首

首巷坊

亦題曰恭誨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

年

子孫消滯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為

里豪

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間健羨忽有人

余獻諂於薛

若不除去舊坊中非軍家利也

薛深然之指數恭誨之族尊且長者惟

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

李欣然撒之一夕嚙語呻吟甚呼苦妻急呼

之

竟問其故曰我喜覓袍笏大官自云

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  
且撻我負痛叫喚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  
又數年城燬兵  
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負无為既遂執拚役  
於時責之家意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  
可為後人鑒也  
余家天台方山中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  
具饘粥雖行江海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  
不在夢寐時見也

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

鶴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

如小年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  
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舌上下午睡初  
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

風

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

韓蘇文數篇



從容步山徑  
扶松竹  
麝犢共偃息  
於長林  
豐草間  
坐弄流泉  
漱齒濯足  
既歸竹窓下  
則山妻稚子  
作筒簾供麥飯  
欣然一飽  
弄筆窓間  
隨大小作  
數十字  
展所藏法帖  
墨蹟畫卷  
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  
或草玉露  
一兩段  
再烹茗  
茗一枯  
出步溪邊  
邂逅園翁  
溪友  
問桑麻  
說杭稻  
量晴使雨  
控節素時  
相與劇談  
一餉歸而  
倚杖柴門之  
下  
則夕陽在山  
紫綠  
寸數  
變幻頃刻  
恍可人

目牛背  
笛聲兩山來  
歸而月印前溪矣  
味此西此句可為絕妙  
然此句妙矣

識其妙者  
蓋少被牽黃臂  
蒼駝臘於  
声利之場者

但見衮々馬頭塵  
紛紛鉤隙影  
耳鳥之此句妙哉

人能真知此妙  
則東坡所為无事  
此尽坐一日是兩日  
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所得不已多乎  
此羅裙語也  
余蓋亦知此妙久矣

哉  
風塵輕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无  
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也掩卷為  
之三嘆

江浙平章子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  
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

客曰聞趙李士言一日能寫得千字

公曰余一日寫三万字未嘗以倦力而輟筆  
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野徑之

人

不常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輩流忽翻然

若有此悟遂看道士

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

甫先生天祐贈之

以詩曰歌舞當今地一流洗汝拭面別青樓  
便隨南嶽夫人去不為

蘇州刺史劉瑠館月明蕭鳳下綺窓雲散鏡  
鴛收却嬌癡絕尋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能

改齋漫錄云  
唐陽卯伯作妓人出家詩曰

盡出花鈿與四隣  
雲鬢剪落向垓春  
暫驚風燭難留世  
便是今此一箇  
池塘不染身  
具業欲翻迷  
錦字梵聲初落誤  
棠梁塵從今艷色  
歸空後湘浦應无  
解佩人  
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  
不考之過也吁  
不二先生之風流餘韻於此  
可以相扁矣

河南王卜憐吉反

為本省臣相時一日  
椽吏田榮甫抱牘詣府  
請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  
開匣取印至前田  
誤觸墜地

王適更新衣而印朱  
賤汗滿襟王色不少動  
歡飲禁夕又一日行郊  
天氣且暄王易涼帽  
左右捧筵侍風吹墮石  
上擊碎御賜王頂

王

咲曰是有數也諭令母  
憶此其所以為泉相  
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

又嘉興儒學閣閣人

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

又吳江分湖里燬云一柳樹椿以安鉄礎者

且十餘年矣

發長條數莖如帚三家雖有此怪而皆无恙

豈非閑意

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

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  
但頂反居下耳

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

西曰

普照又西曰

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

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

許倒懸于四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

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博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掌作一詞云靜中  
看記昔日湖山隱隱宛然若虎踞龍蟠下襄  
州四谷之東在古晉邑晉有上落影吳王  
樊揮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三時  
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  
以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捲朝班  
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詞喝聲乾從子得  
西湖風景  
柳花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良夕

陽間昨宵也

一輪明月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安鹽使司事之

乎

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曰吾  
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  
雨隸來前傳都堂鈞呼喚遂即上馬隸前道  
至一官府

樹木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國河南饑省

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知死死者甚衆汝之  
乎

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辜呈舉  
官沉思良久

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  
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覓也明日  
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  
慎之

建得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

任滿聽除時有故吏丘臨江貼補介魯尺牘  
見總管木八刺木即木錄用就遣丘持俸鈔  
五十定餽魯以魯蓋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  
每問財以濟之

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時書而謝不及此  
疑焉

因別便使問之魯知其丘匿有即具書請失  
謝之

罪丘聞此惶赧无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不

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  
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得君子矣若丘  
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中書平章閣之反之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  
誓弗二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殺  
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谷納祝子獻  
於

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  
何顏喜問所欲遂曰前事伯顏特為

奉聞奏

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氏

高麗氏夜无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為

尼伯顏怒以為故違

聖旨再

奏命省臺洎是正府官探問諸官奏命惟謹  
鍛諫備極慘酷時國公閻里吉思於鞠問官  
中独秉摧力侍正府柳事帖木兒不花數致

語曰

誰无妻子安相守至死得其如此守節者莫  
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  
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宛  
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耳不花漢名命

劉正卿後全監察御史而卒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

糞即五灵脂當盛夏時文采絢爛

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此至深冬嚴寒之際  
毛亦脫落索然如殼雖遂自鳴曰

得過且過嗟夫光之人中為所守者即不甘  
湛涪鄉里心振拔自豪求天寸名詭九族儕  
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賜入楊以為天下無復  
我加矣及乎稍遇貶仰遽若喪家之狗垂首  
貼耳捏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虫何  
異哉是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譁許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  
讀尽訟始得其記說云世傳  
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皆訟牒法也其始則



教父母文侮不可得其欺誣以取之欺談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盡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軍書遂以名書村校中往來一授生徒

醫有十三科

考之聖濟總錄

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後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癰科鍼灸科

祝由科側通兼言

退耕錄卷之十五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考之聖齊總錄



